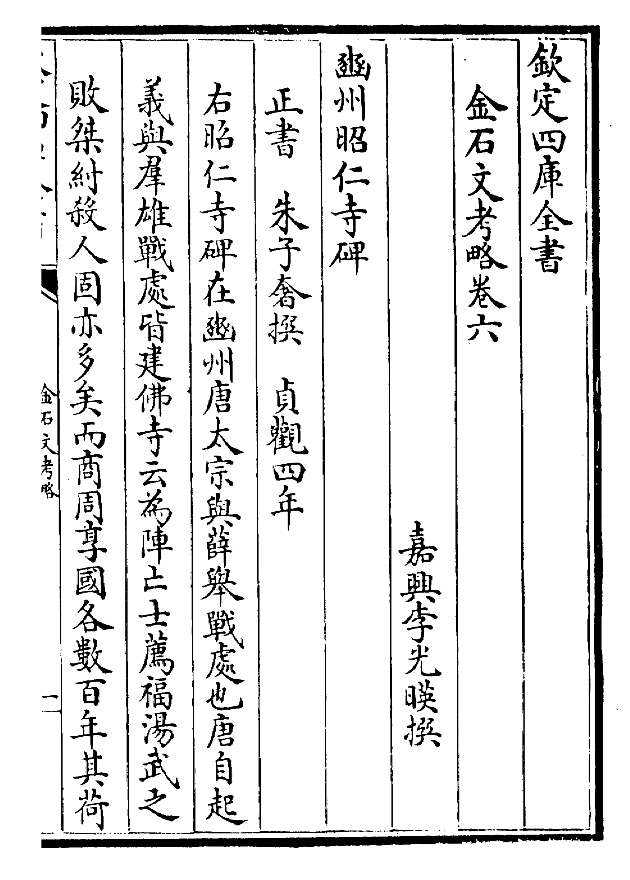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金石文考略卷六

嘉興李光暎撰

幽州昭仁寺碑

正書　朱子奢撰　貞觀四年

右昭仁寺碑在幽州唐太宗與薛舉戰處也唐自起義與羣雄戰處皆建佛寺云為陣亡士薦福湯武之敗桀紂殺人固亦多矣而商周享國各數百年其荷

天之祐者以其心存大公為民除害也唐之建寺外雖託為戰亡之士其實自贖殺人之咎爾其撥亂開基有足壯者及區區於此不亦陋哉碑文朱子奢撰而不著書人名氏字畫甚工此余所録也治平甲辰秋分後一日書　集古録

右昭仁寺碑唐守諫議大夫騎都尉朱子奢譔歐陽公愛其字畫甚工惜無書人氏名金石録嘗載其目亦不言為何人書也惟通志金石略以為虞永興書

永興書之傳世者有孔子廟堂碑然此不類而金石略乃謂出於虞公當必有所據昭仁寺在邠州西八十里昔唐太宗與薛舉戰爭之處正德癸酉余以使事道邠州得搨其本字畫若初刻者真可寶也朱公余鄉先生唐史有傳其文字人間罕存可見者僅有此耳 金薤琳琅

碑在長武縣朱子奢撰無書者姓氏余觀其筆法大類廟堂廟堂豐逸此稍瘦勁廟堂五代重勒此伯施

真跡也歐公亦不言誰書鄭樵直以爲伯施都元敬
謂必有據而曹明仲曰歐陽通書通書道因諸碑殊
與此不類按舊唐書貞觀三年詔建義以來交兵處
爲隕身戎陣者各立一寺令虞世南朱子奢等爲之
碑此破薛舉處也又通本傳少孤母徐氏教以父書
儀鳳中始知名貞觀三年至儀鳳元年四十八年道
因碑書在龍朔三年去貞觀三年亦三十五年則此
碑非通書明甚而虞與朱同事其爲虞書無疑曹明

仲又以虞恭公碑在宜祿巡撿司虞恭公温彥博也陪葬昭陵正在醴泉宜祿巡撿司即今長武縣明仲蓋誤以昭仁爲恭公耳且恭公碑亦是信本書非通也明仲之誤如此據其言者可謂無目 石臺鐫華

余幼讀永叔集古録所評昭仁寺疑之而此碑久無傳求得碑陰一紙即有歐説又有蔣之奇輩題名於是心愈思一當之爲快後乃於一故家得敗者四本高價都市之歐貶太宗懼殺人之名禍以湯武爲比

全不見史湯武未一敗安得殺義旅太宗敗於仁杲
損亡甚衆其閑營老其師之後一鼓而勝直追而無
戰遂取之未嘗多殺彼人也其立寺追薦專在我兵
而彼人附之文中自明歐未嘗一覽而遽爲立論真
可笑也至於誚其以殺人爲歉是長人主喜殺之心
而先王恤亡奬義之典皆可不用其害於萬世可勝
言乎所以然者只是爲儒者所惑爭先闢佛不顧其
言之合否也唐文皇此舉真孟子所云不嗜殺先王

不忍人之心也 墨林快事

昭仁寺為朱子奢文不著書者名鄭樵金石略以為虞世南細閲之筆致娟秀爾雅非永興不能也舊唐書載貞觀三年詔建義以來交兵處為隕身戎陣者各立一寺令虞世南朱子奢等為之碑此碑立於豳州乃破薛舉處也文既為朱則字為虞更足據耳 銷夏記

呂州普濟寺碑

正書　許敬宗撰　貞觀二年

右呂州普濟寺碑貞觀二年許敬宗撰呂州者霍邑也高祖義兵起太原始破宋老生於此義寧元年乃以霍邑趙城汾西靈石四縣置霍山郡武德元年更曰呂州太宗十七年廢集古録

臨淄郡公房彦謙碑

八分書　李百藥撰　貞觀五年

彦謙玄齡父也在隋任司隸刺史出爲涇陽縣令卒

官不大顯而隋書立傳二千餘字者蓋脩史時玄齡方為宰相故也彦謙自曽祖而下三世皆封壯武侯隋唐史玄齡碑所書皆同獨此碑作莊武未知孰是

碑李百藥撰歐陽詢八分書在今齊州章丘縣界世頗罕傳

房彦謙碑陰具載彦謙歸葬恩禮儀物之盛太宗遇玄齡可謂厚矣盖厚其禮所以責其報也太宗可謂善任人矣二條金石錄

房彦謙高祖法壽自宋歸魏封壯武侯子孫承襲魏隋唐三書皆同獨碑莊武按漢膠東國有壯武縣文帝封宋昌為壯武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壯武故城在萊縣即墨縣西六十里後漢志壯武故夷國左傳隱元年紀人伐夷是也賈復傳封膠東侯食郁秩壯武等六縣晉張華亦封壯武侯字並作壯獨此碑與左傳杜氏注作莊 金石文字記

房梁公碑

正書 褚遂良書

右唐房玄齡碑文字磨滅斷續不可攷究惟其名字僅存其後題脩國史河南公而名姓殘闕者褚遂良也

按舊唐史云玄齡名喬字玄齡而新史乃云名玄齡字喬今碑所書與新史合惟宰相世系表又云玄齡字喬松者不知何所據也金石錄

碑已泐僅存六百餘字褚河南正書結法與聖教序同可寶也舊唐書諱喬字玄齡碑曰諱玄齡字喬當

是以字行后以名為字耳新唐書從碑 石墨鐫華

化度寺邕禪師塔銘

正書 李百藥撰 歐陽詢書 貞觀五年

歐陽率更書所謂直木曲鐵法也如介胄有不可犯之色然未能端冕而有德威也 山谷集

唐貞觀間能書者歐陽率更為最善而邕禪師塔銘其最善者也至大戊申七月中袖此見過為書其後

吳興趙孟頫

吾家率更書流傳人間甚多邕禪師塔銘乃其絕佳者此帖臨摹鐫搨又其絕精蓋是舊本至元庚辰二月丁亥歐陽玄題李宗道所藏

歐陽率更姜白石以為追蹤鍾王今觀此石刻尚使人驚絕矧真跡哉因知白石之論為信然此化度寺碑蓋舊本收者宜寶藏之至元六年歲庚辰三月十六日喀爾庫庫書 三條郁逢慶書畫題跋記

長沙歐陽信本書在唐評為妙品鄭漁仲金石略所

載凡二十三種而行於南北者惟僧邕塔銘及醴泉銘而已二銘多所翻刻南本失於瘦北本失於肥殊無精妙之本余嘗于越見胡文恭公所蔵醴泉銘肥瘦適均精彩煥發識者定為初刻今觀此塔銘其神氣絶與之類誠可寳玩也然塔銘尤信本得意書姜尭章謂勝於醴泉駸駸入於神品其亦知言也哉元諸大老賞品評於其間者凡十又三人余尚何言庸掇拾緒餘而書於左方云

宋鑾坡

趙子固以歐陽率更化度醴泉爲楷法第一雖不敢謂然然是率更碑中第一而化度尤精緊深合體方筆圓之妙而殘缺尤甚昔年得一本僅二百餘字後又致一本雖剥蝕其可讀者幾再倍之當是前百年物而字意小緩散不能如前本之精勁也豈搨手微劣故耶因合而識之俟明窻細展究其所以異可也

弇州山人稿

余兒時亟聞先憇庵府君稱化度寺帖妙出九成宮

右而未獲見每以爲恨今太師英國張公廷勉間出所藏舊帙乃駙馬李子期家物銘叙畧備其空缺處率用印識若文書家所謂盖印者帙後若趙松雪揭曼碩巙子山諸公皆有題識惟謝端所謂藏鋒王沂所謂神氣深穩者最爲得之周馳云石刻羽化久矣則此固二百年前物也張公博雅好文事尤重世澤其永寳之不獨如李氏所識也正德五年八月十日長沙李東陽識

右歐陽率更書化度寺邕禪師塔銘石本王魯齋先生自言兒時見其兄以此臨學時二百四十餘字其兄亡後魯齋求補為全文而妍媸自見景定庚申人日所為跋如此至咸淳己巳春又得河南范諤隆興初跋尾云慶歷初其高王父開府公諱雍奉使關右歷南山佛寺見斷石砌下視之乃此碑稱歎以為至寶既而寺僧誤以為石中有寶破石求之不得棄之寺後公他日再至失石所在問之僧以實對公求得

之為三斷矣乃以數十縑易之以歸置里第賜書閣下靖康之亂諸父取藏之井中兵後好事者出之椎搨數十本已乃碎其石恐流散浙右者皆是物也則以是為范公家本矣今又百三十年而魯齋六代孫文英寶藏之如舊比今西安府學本清勁文采相懸絶矣大抵書有輕重之勢而近橅石本類皆一體填湊字内筋脈舉無存者余與他人言多不省今見此本乃知古人自有真也

趙明誠金石録載化度寺邕禪師塔銘李百藥撰歐陽詢書貞觀五年十一月立即此碑也余早歲得此碑於崑山沈大中云是黄應龍先生故物以其殘斷不甚珍賞後過文氏停雲館聞有宋搨本索以觀及其出示大略不逺雅慕其舊復手模以歸亦無李百藥字是知此碑自宋已不全矣豈明誠所見又當時之善本與金石評攷

此歐陽得意之筆未收有舊搨是本乃經重刻每行

缺其半中間更有節去損壞不可摹之字遂可讀者少字亦直存其大都令其峭拔獨立之神雋時化而為穩重綿密之色所軼去者多矣其蕭疎冷澹之致尚存二三焉者古人名法時其不泯不得視為殘廢之物也墨林快事

墨林快事云此歐陽得意之筆未收有舊搨舊搨自屬難得而重刻碑誠亦足寶余妹夫陳蓋之家有先世所遺碑石余借得搨之蓋除去所缺入刻者雖其

文已不可讀其存者字不糢糊所謂峭拔獨立之意未為全失也光暎識

褒國公碑

右段志玄碑以唐史攷之多不合云公諱㠭字志玄而其名已殘缺然始初不載其名也碑云鄒平人而史云臨淄人碑云謚忠壯而史云謚忠肅舊史亦作忠壯與碑合又碑云圖形戢武閣按唐史及諸書功臣圖形皆云凌煙閣初余得河閒王元碑云圖形戢武意謂

凌烟先名戰武後改之爾今得斯碑亦同由是益知前言之不謬二碑皆當時所立不應差誤也金石錄

公封褒國公時亦授金州刺史見舊唐書而新唐書亦削之何也且史云志玄父偃師至鄆州刺史碑云散騎常侍益都縣開國公贈洪州都督八州諸軍事諡信公碑云志玄從破薛舉劉武周云云而史不書碑云諡忠壯舊史同而新史曰忠肅其刺謬不合如此惜碑全者僅半尚未得詳攷爾至如碑書撰俱無

名氏書法雖方整不無少遜崔安上李藥師碑然於正書中時作一二筆分隸是六代遺習 石墨鐫華

祭酒孔穎達碑

正書　于志寧撰

右孔穎達碑于志寧撰其文磨滅然尚可讀今以其可見者質於唐書列傳傳所闕者不載穎達卒時年壽其與魏鄭公奉勅共脩隋書亦不著又其字不同傳云字仲達碑云字冲遠碑字多殘缺惟其名字特

完可以正傳之謬不疑以冲遠為仲達以此知文字轉易失其真者何可勝數幸而因余集録所得以正其訛者亦不為少也乃知余家所蔵非徒玩好而已其益豈不博哉集古録

右孔頴達碑于志寧撰世傳虞永興書據碑云頴達卒於貞觀二十一年時世南之亡已久矣然驗其法蓋當時善書者規摹世南而為之也金石録

孔祭酒碑世傳虞永興書非也冲遠之沒廼後伯施

十年豈非當時學永興法者耶然筆勢遒媚亦自可

珍東觀餘論

此碑于志寧撰不著書者姓名其書全習虞永興而

結法稍疎自非中唐以後人所辨黄長睿亦云世傳

爲永興書非也祭酒没後永興十年乃學永興法者

書也碑半没土中據集古録已謂磨滅而摘其與史

傳不同者傳字仲達碑字冲遠碑與魏鄭公同脩隋

書而傳不著傳又不著頴達卒時年壽今碑字冲遠

與修隋書事尚如新年壽字半泐隱隱可讀云貞觀二十二年六月十八日薨春秋七十有五然則歐公所有碑與今碑略同數百年間豈無剥蝕之灾且昭陵諸碑多不可讀而孔公碑獨尚如此或公有功六經而鬼神呵護之耶 石墨鐫華

孔子廟堂之碑

正書　虞世南撰并書　貞觀四年

右孔子廟堂碑虞世南撰并書予為童兒時嘗得此

碑以學書當時刻畫完好後二十餘年復得斯本則殘缺如此因感夫物之終弊雖金石之堅不能以自久於是始欲集錄前世之遺文而藏之迨今蓋十有八年而得千卷可謂富哉集古錄

虞永興孔子廟堂碑石刻在關中余有二本其佳者以乞家弟文雖斷缺不甚剥蝕然是五代時翻本也首有相王旦書碑額蓋舊無額武后增之耳至文宗朝馮祭酒珫請斷去周字而唐史遂以此碑為武后

時立者誤也相王所書大周孔子廟堂之碑虞書入妙品評者謂其德鄰貞白又謂與歐陽率更齊名而專體過之如層臺緩步高謝風塵又如行人妙選罕有失辭特其傳世頗少常見賈耽相公極稱虞筆末云孔子廟堂碑青箱中至寶而已噫當其時已珍貴如此况千載之後其殘碑斷墨如魯靈光者但再經摹勒雖典刑僅存而風骨銼鎩所餘無幾慨念唐石不勝色飛弇州山人稿

嘗記在京師時見世南真跡謂以此文石本進呈太宗特賜王羲之黃銀印一顆則世南之書貴重於當時者固已如此但世之人不見真跡故鮮有知是說者 金薤琳琅

評者謂虞永興書如層臺緩步高謝風塵又如行人妙選罕有失辭觀此碑果不虛也貫躭相公云孔子廟堂碑青箱至寶今碑已經五代翻刻尚爾則當時可知但碑已斷泐在西安府學予嘗至其處見碑傍

一片石取視之則碑之破裂者如此恐後人不復得見此書可勝慨哉石墨鐫華

滎洛道以二十萬買未去大周二字本即此此刻乃宋時重勒者永興親受筆訣於永禪師當時進呈石本唐太宗以右軍黄銀印賜之今謝表勒在羣玉堂帖好事者合觀之可以知伯施書矣蒼潤軒帖跋

余幼習此帖亦宋搨本但已經斷折合縫處率差一行以致裝潢之家前後各不相中幾不可讀徧覔全

本了不可得後細詳文義知其誤由折處跡之每行可失去二三字而已欲改裝之而紙墨腐敗無可著手乃其鋒稜峭拔情致溫文視近日搨者不啻千萬因重整其衣飾而識其概如此然好古之士即片言隻筆玩之可以有得况琅琅千計固間世之瓌寶也有唐一代雅尚字學大家之遺造物者亦為呵護種種貞石色澤如新令有志者不出案頭頓交古哲此其一也北斗當天是在見知者耳　墨林快事

其書銜曰太子中書舍人行著作郎臣虞世南奉勅撰并書司徒并州牧太子左千牛率兼撿校安北大都護相王旦書碑額相王者睿宗也舊唐書宣宗大中五年十一月國子祭酒馮審奏文宣王廟碑始太宗立之睿宗篆額加大周二字蓋武后時書也請琢去僞號從大唐字從之此大周字削而相王之銜獨存也其末曰永興軍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王彦超再建則元碑已亡此重刻也

此碑與皇甫誕碑並書胥為骨廣韻胥俗作骨攷之漢人如韓勑孔廟禮器碑桐柏淮源廟碑司空宗俱碑巴郡太守張納碑竹邑侯相張壽碑戚伯著碑金廣延母徐氏碑敍阮祠碑陰楊震碑陰及魏公卿上尊號奏北齊南陽寺碑固已書為骨矣漢人碑亦或作胥後周華嶽頌作骨故李善注枚乘七發以通厲骨母之場為胥母之誤而揟字一傳為捐再傳為揖三傳為咠四傳為聟皆胥之變也詩有女同車釋文揟音細字林作揖戰國策韓且坐而胥亡乎王胥臣之

反而行並作屛書大傅不愛人者及其胥餘作咠晉書五行志淪咠於北音義咠息魚反張駿傳有黃龍見於揖次之嘉泉呂光載紀迎大豫於揖次音義揖子魚反次音恣漢書地理志武威郡有揖次縣此皆胥字之誤漢仙人唐公房碑壻字作聟晉王右軍帖有女聟字其書幕為莫笑為咲覆簣為覆匱荆為荊歌為哥其字或通或俗而及之為反則重刻者誤 二條金石文字記

廟堂碑為虞永興得意之書貞觀四年碑成進墨本賜以王逸少所佩右將軍會稽内史黃銀印當時車馬填集碑下氈搨無虛日故未久而壞至五代王彥

超翻刻之止存郛廓耳今覩此本珠貝玉栗神彩照
映信為千秋至寶唐搨久亡恐世無二本昔宋人櫽
浴道以錢三百萬購唐搨本在彼時已難得如此矣
金石録云廟堂碑武德時建而題曰相王旦書額者
盖應額無額武后時增之爾至文宗朝馮審為祭酒
請琢去大周字而唐史遂以此碑為武后時立矣
金石史云唐書法以歐虞並稱然前人云歐若狂將
深入時或不利虞若行人妙選罕有失詞又虞剛柔

内含歐筋骨外露君子藏器以虞為優固當至謂秀嶺危峯處處間起則非也歐虞固可並稱今止存一廟堂碑已經五代翻刻丰神尚爾映發初刻更不知何如耶二條銷夏記

永興廟堂碑唐搨自不可得見矣五代時翻刻碑亦已殘缺漫漶余所藏一本猶完好所謂虞書剛柔内含者不失其真信為善本至可珍也又松壑顧先生曩自山左歸贈余一本亦佳未曾訊其所從來按王

司寇居易錄一條歷城門人趙于京豊原官城武教諭寄其邑二碑尚極完好盖世鮮知之摹搨者少故也一虞永興夫子廟堂碑不減王彥超翻刻西安本云

云松壑所贈當即是司寇所賞本也光暎識

九成宮醴泉銘

正書　魏徵撰　歐陽詢書　貞觀六年　碑在麟遊縣

右九成宮醴泉銘唐秘書監魏徵撰歐陽率更書九

成宫即隋仁壽宫也太宗避暑於宫中而乏水以杖琢地得水而甘因名醴泉焉集古録

鄭公此文因隋氏之鉅麗歸唐德之儉損頌而有諷體了然諫録中語也渤海書書鄭公語當知合也

書斷謂率更正書出大令森森焉若武庫矛戟虞永興稱其不擇紙筆皆能如意高麗亦知愛重遣使請之其名大若此然太傷瘦儉古法小變獨醴泉銘遒勁之中不失婉潤尤為合作此帖得之十年前文既

殘缺字亦糢糊視汴刻猶是未央瓦差不蕩古意也

因識而藏之

復得一本更完整覺精意古色流映眼睫間摩挲竟

時率更之於索靖李陽冰之於碧落至下馬坐卧味

賞旬日不能去昔人云解則愛之余不解而愛愛矣

又了不解不知何也　三條弇州山人稿

九成宫醴泉銘唐秘書監魏徵撰率更令歐陽詢書

按唐書貞觀中改隋仁壽宫為九成宫永徽中又改

為萬年宮宮在岐州開皇十三年楊素所治徵言宮城之內本乏水源六年四月西城之陰土覺有潤以杖導之有泉隨而涌出因名醴泉按醴泉爾雅曰甘露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甘露雨也而漢魏郡國與唐離宮皆謂水從地出其味若醴誤矣　廣川書跋

九成宮醴泉銘秘書省檢校侍中鉅鹿郡公魏徵撰兼太子率更令歐陽詢書九成宮乃隋之仁壽宮也魏為此銘亦欲太宗以隋為戒可以見魏之志也

唐人云書貴瘦硬方通神瘦近清寒清寒則氣易弱硬則堅苦堅苦則執易危深山道人積精鍊神滓穢日去清虛日來雖頗清羸而冲和內融所以能肌膚若氷雪綽約若處子歐陽所以可貴也二條古今法書苑載虞集說

歐書皇甫君道勁此碑婉潤允為正書第一碑已缺殘余曾見一舊搨已為貴人攜去浙中余所收乃二十年前物近復致得數紙其中被縣令使石工鑿三

十餘字則余本又為難得矣宋趙子固謂率更化度醴泉為楷法第一今歸然獨存者醴泉耳化度寺在朱雀街令禾黍離離無復蘭若之跡不知碑亡在何時每至其地悵然者久之石墨鐫華

九成宮近皆漫滅射利者乃妄為洗之其形模猶昔而韞藉眉越矣況有增註其所缺二字而以奴書充之更堪穢嘔古跡之不幸如此余收有舊搨本自二字元缺外字字皆完美如新亦墨本之最希有者也

墨林快事

右九成宮醴泉銘魏徵撰歐陽詢正書之合作者此舊搨本首缺一百十八字嘉靖戊戌八月朔日重裝以善本補之校今流傳者碑愈殘剥而搨手紙墨皆不及遠甚固宜寶也

右九成宮醴泉銘其文曰維貞觀六年孟夏之月皇帝避暑乎九成之宮此則隋之仁壽宮也又曰粤以四月甲申朔旬有六日丁亥上及中宮云云則是四

月無疑新唐書作三月當以碑為正歐陽文忠集古録每以金石正史氏之失至此又復牴牾何耶二條

金石評攷

貞觀初歐虞褚薛以王佐才弄翰追配二王謹嚴瘦勁歐陽絶出流落天壤間者何限獨化度寺記醴泉銘最為珍玩習之者往往失其韻致但貴端莊如木偶死於活處鮮不為吏牘之歸假刻誤人人亦罕識真忽見此本殆未易得反復數日書以歸之北澗集

長沙歐陽信本書在唐評為妙品鄭樵金石略載凡二十三種而醴泉銘居其一銘刻於貞觀六年自貞觀至今七百有餘歲石剥泐已久世之所傳完善者多非真此本乃毘陵胡秦公武平故物神韻生動其為初刻無疑可寶藏也宋學士集

歐陽率更書米海岳稱其真到内史石刻惟醴泉銘化度寺二碑特妙化度缺其半醴泉銘文字可讀者皆後人重摹此本雖有缺文乃宋搨致佳下真一等

者也董其昌觀於墨華閣因題　珊瑚網

余向年於王公惟儉家得醴泉善本僅缺數字滄桑後竟失之丙戌之春復得此本故尚方物也雖缺廿餘字然搨法甚精昔人所稱草裏驚蛇雲間電發森森若武庫戈矛者備現紙上令人絕不能有此擅孅真宋人本也率更正書多帶隸法如首行宮字左點作豎筆正鋒一畫乃隸體近年搨本竟是一點大失書家妙旨矣此搨之所以貴舊也　銷夏記

萬年宫銘

行書　高宗御製并書　永徽六年

萬年宫即九成宫改名高宗幸而銘之書之也行草視英公碑尤爲勁拔石墨鐫華

此唐高宗書也間都活潑不著矜持湊泊之態誠爲合作墨林快事

初唐帝王留心書學太宗每得二王帖輒令諸王臨五百遍另易一帖故所書多可觀至太宗晉祠銘不

見佳不如淳化帖中諸書高宗萬年宫銘筆致生動

有晉人遺致勝似所書李勣碑

碑隂五十餘人長孫無忌李勣褚遂良輩皆與焉書

名大小不倫然皆有法即契苾賀蘭亦不草草唐人

能重書學如此 二條銷夏記

今在麟游縣舊唐書高宗永徽二年九月戊戌改九

成宫為萬年宫乾封二年二月辛丑改萬年宫依舊

名九成宫册府元龜永徽五年五月制萬年宫銘刻

石於永光門外仍令中書門下及文武三品已上并學士自書名位於碑陰刻之金石文字記

虞公溫彥博碑

正書　岑文本撰　歐陽詢書　貞觀十一年

右唐溫彥博碑歐陽公集古錄跋顏勤禮碑後云按唐書溫大雅字彥弘弟彥博字大臨弟大有字彥將兄弟義當一體而名大者字彥名彥者字大不應如此蓋唐世諸賢名字可疑者多封德彝云名倫房玄

齡云名喬高士廉云名儉顔師古云名籀在唐無所諱不知何避而行字余按顔之推家訓云古者名終則諱之字乃可以為孫氏江南至今不諱字也河北士人全不辨之名亦呼為字字固為字尚書王元景兄弟皆號名人其父名雲字羅漢亦皆諱之其餘不足怪也又顔師古匡謬正俗載或問人稱字而不稱名者何也師古攷諸典故以稱名為是蓋當時風俗相尚如此初無義理也然師古既立論以稱名為是

而乃以字行殆不可曉也已金石錄

率更書溫虞公碑得之鬻書人者殘缺不復可讀第其字畫之妙不在醴泉化度下如郭林宗雖標格清峻而虛和近人他書不免作李元禮謖謖松風矣弇州山人稿

信本此碑字比皇甫九成差小而結法嚴整不在二碑下王元美曰如郭林宗標格清峻而虛和近人攷溫公卒於貞觀十一年是時信本年已八十餘而楷

法精妙如此虞伯施嘗謂信本㪺紙筆豈亦㪺老少耶惜碑已殘後世不復見耳石墨鐫華

此碑已久壞下大半皆漫滅不可讀市兒取其存者而重刻之約得四百餘字余初見之驚喜求全本三十餘年不可得後得一本乃工已截去壞字亦只僅五百餘字而已予深為惋惜最末始得此紙乃未裝者數之有八百廿餘字鋒芒轉折精神宛在余遂手為裝潢每行約有廿有三四字各自為起竟使一覽

而知其所缺爲何等文義可以遥度而聯屬之即缺亦足爲完想大抵字與九成宫雖相埒而此更瀟灑雍容其玲瓏秀潤不可以言語形容率更面目千古如對信古刻之不可及而裝潢之不可苟也因述其求之之艱示後之人焉 墨林快事

此斷碑已亡其半名字皆莫可攷唐書温彦博遷中書令進爵虞國公尚書右僕射薨贈特進謚曰恭盖虞言其國恭言其謚温言其姓也碑有高麗字者即

史諫與高麗抗禮事也碑云無功於月氏即史戰敗沒於突厥事也碑云李綱見禮者即史云李綱數異其卿相才也其爲彦博無疑矣金石評攷

太常卿薛收碑

正書　于志寧撰　永徽六年　今在醴泉縣

昭陵陪葬者百六十五人今存者僅十六碑記中載其十五惟遺此碑先師所録必目覩其碑與收得拓本者非然則置之蓋其慎也碑止存百餘字而頗尚

完金石文字補遺

薛收碑文字殘缺其可讀處以唐史校之無甚異同惟收之卒謚曰懿而史不書爾又收之子元超據唐史及碑皆云名元超而楊烱盈川集載所爲元超行狀乃云名振字元超葢唐初人多以字爲名耳金石錄

此碑殘缺存者數十字耳碑額題太常卿汾陰獻公據史永徽間贈太常卿而不書謚見史之佚者多也

碑書法亦類王知敬趙模而無名氏撰者據金石錄

為于志寧 石墨鐫華

將軍張阿難碑

碑書大似李衛公碑殘泐特甚中有云内侍汶江縣開國侯張阿難又云勇冠三軍掃定河汾等語得無溢美乎唐初開國宦侍為公侯魚李之禍兆矣 石墨鐫華

朝散大夫行潤州句容縣令岑君德政碑

正書 張景毓撰 歐陽詢書

岑君德政碑乃唐雍州録事參軍張景毓字燭微撰

按碑岑君名植字德茂南陽人也祖文本父景倩解褐爲軍又爲蒲州司户參軍又調精補衢州司倉參軍乃擢授潤州句容縣令是碑因其去而立也碑今在縣治二門外今年秋余以試事赴句容既失意日夕游行崇明寺託居民搨數碑以還柳洴江君指示此及寺中仆地石幢云是李北海所書又撿書史會要以示句容隱士若江君者可謂難得矣是日出少

時與祝京兆往復詩稿及宋刻句容縣志自言遠祖江賓王與朱文公同年家有當時試録在鄉中不及取後予迫試事歸昨始寄至因得摩挲墨本恍憶往事故記之云嘉靖戊午十月廿一日記

蒼潤軒帖跋

余所藏岑君碑得之吾鄉項氏尾有墨林先生書云宋搨歐陽率更正書明丁丑又八月十八日重裝共計五十五楮墨林項元汴珍藏按碑明是張景毓撰歐陽詢書而蒼潤軒題云唐業行寺主釋翹微正書

攷金石録則云揮翹徵正書所異者作徵作徵皆不言卒吏書竊謂元碑是卒吏書翹公當另書一碑耳余未得見翹公所書本獨怪卒吏所書本豈前人多未之見耶 光暎識

金石文考略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金石文考畧卷七八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李楘

謄錄監生臣郭洽怡

金石文考略卷七

嘉興李光暎撰

晉祠銘

行書　太宗御製并書　貞觀二十一年

唐得天下後太宗祠晉侯而為之銘晉侯者周唐叔後霸天下者也高祖起兵時曽禱於晉侯之祠而以是報享之太宗製文并書全法聖教序蘭亭而縱橫

自如但石理惡歷年多其鎡錤之存者無幾耳

鎬華

詳袁周之世天王空寄諸侯力爭而吳楚復割據僭竊於外所幸齊晉二主創為霸圖乃得終春秋而入戰國然桓未終世文開累葉况以同姓之親地掩北紀則周之不亡晉實留之居然一中興之業矣不幸六卿瓜分多半異姓而周始零落晉之關於守宙豈淺唐能褒功千古豈不允合人心乃以禱祠求助之

私份加崇奉寧是神明之胄所願受乎即御製御書不為光也然此碑自予收外游歷南北不聞有見之者則其視高宗他書更為難得亦所合寶惜者乃指其私仍錄而存之以俟尚論君子采而覽之云墨林快事

唐太宗自晉祠興師定天下貞觀二十一年七月御製碑文乃銘勒石於叔虞祠東隅碑陰列長孫無忌蕭瑀李勣張亮李道宗楊師道馬周御名後人覆之

以亭而庸工以字畫上石稍淺遂刻而深之帝嘗自述作書之法惟求骨力骨力既得形勢自生不意為庸工改鑿而骨力形勢俱失矣予嘗五至祠下輙摩挲是碑覽古興懷集少陵野老詩句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書於亭柱富平李因篤見而賞其工因遺書與余定交於其歸也拓銘一本贈之而書其後

書亭集

祠在今太原府西南四十里距今太原縣八里而今

縣則古晉陽之故址唐時為并州為北都為河東節度使治昔人立廟於此以祀唐叔攷之北齊書已有其名而唐高祖起兵嘗禱於此冊府元龜太宗貞觀二十年正月幸晉祠樹碑製文親書之於石今存祠中蓋昔之并都甚大祠去城三四里爾在懸甕山之麓晉水之所發源後人於此引池結亭架橋其上林木翳然足為一方之勝其廟負山而東面者晉水之神南面者唐叔之神後晉天福六年封唐叔為興安

王臺駘為昌寧公而宋時又封晉水為顯靈昭濟聖母飾為婦人之像今之人但言聖母而不復知有唐叔為古先有土之君矣水經注云昔智伯遏晉水以灌晉陽後人踵其遺跡蓄以為沼沼西際山枕水有唐叔虞祠水側有涼堂結飛梁於水上北史薛孝通嘗與諸人同詣晉祠皆區膝盡禮孝通獨捧手不拜顧而言曰此乃諸侯之國去吾何遠恭而無禮將為神笑是則當時之所祀者唐叔非水神也祠前蓮花臺

上有鉄人四一紹聖四年一五年造倶完一弘治十
一年一無年月倶壊今之工不及古也
碑陰字體不一其上右方云司徒太子太師上柱國
趙國公臣無忌太子太保上柱國宋國公臣瑀特進
太子詹事兼左衛率上柱國英國公臣勣光禄大夫
刑部尚書上柱國鄖國公臣張亮禮部尚書上柱國
江夏郡王臣道宗太常卿駙馬都尉柱國安德郡公臣
楊師道正議大夫守中書令太子左庶子兼攝吏部

尚書護軍臣馬周凡七行皆當日書者其餘則皆宋人續題錯亂無次其空處又有洪武二年行省叅知政事楊憲題而絶無一唐人題者以御書之碑不敢擅刻也他碑則唐人之題固纍纍也

舊唐書東夷傳新羅王真徳遣其弟國相伊贊於金春秋及其子文正來朝春秋請詣國學觀釋奠及講論太宗因賜以所製温湯及晉祠碑并新撰晉書將歸國令三品以上宴餞之

晉祠銘貞觀間樹碑其年月記者亦有不同而言太宗撰文并書則無異也墨林快事獨謂爲高宗書不知何據 先暎識

慈德寺舊宅詩

此唐太宗先後於故宅詩二首人以後題字有僧惠鑒書遂以詩亦僧書殊不爾蓋天聖中已刻於种世衡必有所本今原搨即不存然跋語明稱字畫損壞復命工刋立而已未言改書則書仍舊體必矣即未

可必為太宗手筆乃其修整不俗自非惡扎其惓惓慕思之誠尚可見於仿佛固攷古者所宜急想見者也唐一代書法之妙輝掩千古自其立國之初已然矣余特為案其故一申之非傳訛也 墨林快事

秦王告少林寺主教碑

今在寺中其文刻於裴漼碑之上方首曰太尉尚書令陜東道益州道行臺雍州牧左右武侯大將軍使持節涼州總管上柱國秦王世民告柏谷塢少林寺

上座寺主以下徒衆及軍民首領士庶等末曰四月
卅日按舊唐書太宗紀高祖受禪拜尚書令右武侯
大將軍進封秦王加授雍州牧武德元年冬拜太尉
陜東道行臺尚書令尋加左武侯大將軍凉州總管
三年加拜益州道行臺尚書令七月總率諸軍攻王
世充於洛邑則此乃四年之四月卅日也其五月丙
寅則世充降而河南平矣世民二字草書特大乃太
宗親書 按碑文行書

又按金石録載唐太宗賜少林寺教書八分書武徳二年與此不同或别是一教_{二條金石文字記}

英國公李勣碑

行書　高宗御製并書

公陪葬昭陵碑文高宗製并書行草神逸機流後半尤縱横自如良由文皇蔵右軍墨跡如蘭亭之類極夥故其父子青宫萬幾之暇一意模仿以至此也碑首御製御書四字大類褚登善余曽至碑下見碑高

大過房杜諸臣豈以陛下家事之一言而為是以報之耶石墨鐫華

文皇以絶世之姿而字學又所留神是以凡有制作不儉不侈自章心得晉王問安之暇時所佩服乃既無其天授兼歎其工力而竊竊効之遂省拖斷截僅存風流自賞之態視之爾日大醉之貶不啻倍之恐不得聯翼家雞也然初唐之主世以字名亦其貽謀之驗與高宗諸版各有致而此又其白眉者況在黄

屋因題而録之

贙廣韻作贙胡畎切獸名似犬多力出西海倒一虎者非也五經文字亦云贙于犬反從二虎從貝俗以二虎顛倒與説文字林不同此書用俗體倒一虎而又缺一筆以避太祖諱令人不識之矣蘇文舉開業寺碑亦用此體爾雅贙有力注出西海大秦國有養者似狗多力獷惡沈佺期驩州寄家人詩且懼威非贙寧知心是狼杜甫哀蘇源明詩不要懸黄金胡爲

按乳贕寄劉峽州詩乳贕號攀石饑䶂訴落藤注引
爻轂子載贕銘曰爰有獷獸厥形似犬饑則馴服飽
則反眼出於西海名之曰贕
梁昇卿御史臺精舍碑作贙一武一虎更奇文選左
思魏都賦蕙葭贙獾蒻森李善注引說文曰贙分別
也此又一義三條金石文字記

蘭陵公主碑

蘭陵公主太宗第十九女名淑字麗貞駙馬都尉慶

州諸軍事使持節慶州刺史扶風竇懐悊太穆皇后
孫銀青光禄大夫上柱國竇德素子也史書竇氏二
十餘人無德素名而公主傳但言悊為太穆皇后族
子而已此碑亦可以備史之缺撰者據金石録為李
義甫無書者名姓而方整勁拔亦歐虞之流亞也石

墨鐫華

汝南公主墓誌

行楷　虞世南

昔人於永興率更書俱登品神妙間而往往左袒永興余初不服之以虞之肉似末勝歐骨盖謂正書也晚得永興汝南公主誌銘草一閱見其蕭散虛和風流姿態種種有筆外意高可以並蘭亭詩叙治頭眩方甲亦在枯樹上游則非鄱陽薄冷險筆所能並儷矣 弇州山人稿

天后御製詩并書一通

王知敬正書　永淳二年　今在少林寺

知敬工草及行尤善章草入能膚骨兼有戈戟足以自衛毛翮足以飛翻若冀大畧宏圖摩霄殄寇則未奇也 書斷

知敬善隸草行評者謂如麒麟將騰鸞鳳欲翥 墨池編

夏日游石淙御製詩并序

薛曜正書　久視元年　碑在嵩山石淙崖上

右唐武后夏日遊石淙詩并序羣臣和者一十六人河東薛曜正書久視元年五月刊於平樂澗之北崖

斯游也新舊唐書本紀均未之書計敏夫唐詩紀事亦不載僅見之趙明誠金石録及婁大防集而已予友葉封井叔知登封縣事撰嵩陽石刻志始著於録顧刪去九首覽者不無憾其闕漏康熙己卯九日獲披全文碑尚完好漫漶僅三字惟張易之昌宗姓名爲人擊去然猶可辨識也井叔曩語余澗壁面水必穴崖棧木乃可摹拓故儲藏家罕有之余性嗜金石文以其可證國史之謬而昔賢題咏往往出於載紀

之外若賈竦華岳詩李廋恒嶽詩任要韋洪岱岳觀白蝙蝠詩三衢石橋寺李諲古風臨朐馮氏詩紀海鹽胡氏唐音統籤泰興季氏全唐詩集皆畧而不收斯碑亦棄而不録世遂莫知睿宗及狄梁公之有詩傳於今予因為跋其尾　曝書亭集

岱嶽觀造像記

泰山之東南麓王母池有唐岱岳觀今存小殿三楹土人稱為老君堂其前有碑二髙八尺許上施石葢

合而束之其字每面作四五層每層文一首或二首

皆唐時建醮造像之記周環讀之得顯慶六年一首

儀鳳三年一首天授二年一首萬歲通天二年一首

聖歷元年一首久視二年一首長安元年一首四年

二首神龜元年一首景龍二年一首三年一首景雲

二年三首開元八年一首大歷七年一首建中元年

一首其空處又有唐代人題名書法不一東側面有

詩一首其下題名西側面題名亦有詩一首中二側

面皆無字唐碑於泰山者唯此及玄宗泰山銘蘇頲東封朝覲頌二文皆磨崖刻於山上而此碑在山下以小而雙束故不仆書非名筆故摹拓者少而獨完至今因歎唐時六帝一后脩齋建醮凡二十許共此二碑亦異乎近代之每歲一碑以勞人而灾石者矣但不知趙德甫金石録何以不收恐古人碑記失傳者正多耳碑為積土所壅余來游數四最後募人發地二尺下而觀之乃得其全文云

碑凡大周年者天作𠀑地作埊人作𤯔聖作𦉶臣作𢘑年作𠡦月作𡆠亦作匨韻會以匨為生字誤攷此碑及順陵碑匨字並是月字日作𡆸星作〇正作𠙺授作𥠢契苾明碑授作𥠢初作𡔈唯履字無可攷疑是應字凡數字作壹貳叁肆捌玖等字皆武后所改及自制字其鑒歷年記有云設金籙寶齋河圖大麃黍𡆸黍古七字大玄經玄攡曰運諸黍政玄棿曰梘擬之二黍方言曰吴有黍娥之臺晉束皙玄居釋夕宿七娥之房王莽侯鉦銘侯鉦重五十黍斤是也

後人不知妄於左旁添鑿三點淺而大又稍偏知非一筆唐碑書七字亦有作漆者今墨子書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漆十士張參五經文字七作漆後人省筆作柒柒即漆之草書趙古則謂以七漆二字合成造之非也山海經剛山多柒木水經注漆水下有柒縣柒渠柒溪字皆作柒今作柒又漆之省

舊唐書睿宗紀先天二年三月癸巳詔制勅表狀書奏牋牒年月等數作一十二十三十四十字是知前此皆借壹貳等字矣不知其始於何年也

程大昌演繁露曰古書一為弌二為弍三為弎盖以

弋為母而一二三隨數附合以成其字特不知單書一畫為一單書二畫三畫為二為三起自何時令官府文書凡其記數皆取聲同而點畫多者改用之於是壹貳叁肆之類本皆非數直是取同聲之字借以為用貴點畫多不可改換為姦爾本無義理若十之用拾八之用捌九之用玖尤為不倫韻會捌破聲劉歆遂初賦石捌破之蚩蚩亦有似可相通者易之參天兩地左傳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是嘗以參為三矣攷工記鍭矢參分茀矢參

分莊子參月而後能外天下史記滑稽傳飲可八斗而醉二參並以參為三顏子不貳過士有貳宗國不堪貳為其與正為副則貳之為二尚或可以傳會矣在顏師古時江充傳固已訛犬臺為太壹又薛宣傳本曰壹笑為樂而俗本乃改壹笑為壺矢是此時一已為壹矣若元本不用壹字則一字本一畫何緣轉易為壺也又今漢書凡一字皆以壹代詩壹醉日富壹者之來大學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周禮典命其士壹命公羊襄二十九年傳許夷狄者不壹而足則一變謂壹已在師古之前矣冊府元龜謂叙傳班壹當

作一流俗本改壹為誤非也然而古今經史凡書千百之字無有用仟陌之仟伯叔之伯者余故疑舊本不曾改少畫以從多畫也然不能究其起自何時

洪氏容齋隨筆曰古書及漢人用字如一之與壹二之與貳三之與叄其義皆同鳲鳩序刺不壹也又云用心之不一也而正文其儀一兮表記節以壹惠注言聲譽雖有衆多者節以其行一大善者為謚耳漢華山碑五載壹巡狩祠孔廟碑恢崇壹變祝睦碑非

禮壹不得犯而後碑云非禮之常一不當則一與壹通用也孟子市價不貳趙岐注云無二價者也本文用大貳字注用小二字則二與貳通用也易繫辭參天兩地釋文云參七南反又如字音三周禮設其參注參謂卿三人則三與參通用也

冊府元龜文宗大和二年十月詔天后所撰十二字並却書其本字今按景龍以後碑志之文固皆書其本字矣不知何以復有此詔

昇仙太子碑

行書 天后御書 聖歷二年 今在偃師縣南三十五里府店緱氏山本廟

武曌淫横千古而亦假借柔翰天之生才於彼何其不靳也此文未必真出后手當是北門學士語碑首昇仙太子之碑六大字飛白書作鳥形亦佳飛白書久不傳於世此其僅存者耳石墨鐫華

武氏牝晨淫革唐愚此書遂欲亂千古同文之治嘻

何其甚也文似北門諸學士手筆意軟媚無鐵椎椎
悍馬時意氣且既爲太子立碑而以蓮花六郎稱其
後身得不穢千古青簡耶爲之一笑弇州山人稿
唐武德外訌立國規模未定太宗力行仁義而未純
繼以高宗之昏前嶶幾墮得武曌剛明精密之心思
整頓二十餘年而後海内貼然馴致高麗百濟一一
收服以隋廣之强貞觀之武不能得者以一婦人竟
其績即其崇武抑李不無大罪而有功於唐則多矣

觀其詞筆之美不遜文皇寧非天挺之豪乎三郎不知妄作遂以亡唐論者貴有目力耳 墨林快事

磨崖紀太山銘

八分書　明皇御製并書

記太山銘唐開元帝製及手書相傳燕許脩其辭韓史潤其筆以故文頗雅馴不猥弱隸法雖小變東京最爲穠勁饒古意余嘗游其地度天門造碧霞欝浡雲霧中此銘獨煜然有龍翔鳳翥之態包叅軍搨得

一本以示予予既讀而愛之然竊有慨於帝之侈心也木有蝕蠧入焉當時天下幾小康帝意以前薄秦皇漢武不足道而不知太真林甫國忠祿山之徒固已乘其侈而入之蠧矣參軍得浯州中興頌當時置墨池傍閱之其治亂始末有大足相發者噫嘻可畏哉記太山銘者唐玄宗皇帝御撰及書字徑可六寸許雖小變漢法而婉縟雄逸有飛動之勢余嘗登太山轉天門則見東可二里穹崖造天銘書若鸞鳳翔舞

於雲烟之表為之色飛既摩滓久之惜其下三尺許

為攔工人惡寒篝火焚蝕遂缺百餘字傍有蘇丞相

頲東封頌正書閩人林煒以四大字刻其上惡札題

名縱横漶滅不可讀悵然而下後人事事可憎殆不

特此 二條弇州山人稿

玄宗御製并書文詞雅馴而分隸遒逸婉潤最為得

意之筆刻在太山高崖字大六七寸石方三丈極不

易搨王戸部堯年為彼中司理見餉一紙如獲明珠

石墨鐫華

唐初諸人隷石猶略存漢法如孔廟諸碑是也至𤣥宗而始一變力趨豐艷漢法蕩然矣所書太山銘字大七八寸雄偉可觀絶勝他書是其最得意筆銷夏記

余所收有三本其二本有缺文王弇州所云爲火焚蝕遂缺百餘字是也其一本無一字損壞鎸鑿俱全當是舊搨無疑光暎識

御注孝經

唐玄宗書孝經後有太子亨右相林甫左相適之等題名韋郇公陟稱彭城縣男盖自吏部侍郎出爲河南採訪始襲公爵此本封耳韋斌封平樂郡公可補本傳之闕書法豐妍匀適與太山銘同行押亦雄俊可喜當其時爲林甫所蠱媚極矣猶知有是經耶三子同日就隕屬鏤南内淒凉廢食厭代唐家父子如此循覽遺跡爲之慹慨 弇州山人稿

此碑四面以蟠螭爲首鑿嵌精工故非後世所能開

元帝書法與太山銘同潤色史惟則老勁豐妍如泉吐鳳爲海吞鯨非虚語也後有李齊古表行書亦佳同勒諸臣名字字不草草至如行押數十字尤豪爽可喜乃知前代帝王留心翰墨如此 石墨鐫華

前第二行題曰御製序并注及書其下小字曰皇太子臣亨奉勅題額其額云大唐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注孝經臺後有天寶四載九月一日銀青光禄大夫國子祭酒上柱國臣李齊古上表及玄宗御批

大字草書三十八字其下有特進行尚書左僕射兼

右相吏部尚書集賢院學士脩國史上柱國晉國公

臣林甫光祿大夫行左相兼兵部尚書弘文館學士

上柱國渭源縣開國公臣李適之等四十五人姓名

惟林甫以左僕射不書姓舊唐書王璠傳載李絳疏云左右僕射師長庶僚開元中名之宰相表狀之中不署其姓宋周必大二老堂雜志曰祖宗朝宰相官至僕射勅後乃不著姓他相階官自吏部尚書而下皆著姓

中間人名下攙入丁酉歲八月廿

六日紀九字是後人所添是歲乙酉非丁酉也又末

二人官銜下不書臣亦可疑

孝經疏序曰孝經河間顔芝所藏因始傳之於世自西魏及魏歷晉宋齊梁注解之者洎及百家至有唐之初雖備存秘府而簡編多有殘缺傳行者惟孔安國鄭康成兩家之注并有梁博士皇侃義疏播於國序然辭多紕繆理昧精研至唐玄宗朝乃詔羣儒學官俾其集議是以劉子玄辯鄭注有十謬七惑司馬堅斥孔注多鄙俚不經其餘諸家注解皆榮華其言

妄生穿鑿明皇遂於先儒注中採摭菁英芟去煩亂撮其義理允當者用為注解至天寶二年注成頒行天下仍自八分御扎勒於石碑即今京兆石臺孝經是也 二條金石文字記

玄宗御注道德經

唐石臺道德經開元二十三年道門威儀司馬秀等請於兩京及天下應脩宮齋等州皆立石臺刊勒其經文御書其注皆諸王所書羣臣請立道德經臺奏

答并書注諸王列名附唐玄宗諸子十三人字皆一體 集古録

唐玄宗注老子道德經開元二十三年用道門威儀司馬秀言令天下應修宫齋等州皆於一大觀立石

臺刋勒邢州故有龍興觀開元二十七年刺史李質立石摹勒如制至宋端拱初觀臺已廢没知州軍事何纉始修復之鐫記於臺左方余至邢州龍興觀已廢僅存半畆之宫先有尼居之前太守徐衍祚改為

社學石臺尚存隱於屋後人少知之者千年之物莫知愛惜計亦不能久矣 歸震川集

涼國公主碑

右涼國長公主碑小許公撰而開元帝御書書法遒肥然點畫間自有異趣要自唐變此體帝為最也碑辭大半可讀攷之唐史睿宗第六女字華莊始封仙源下嫁薛伯陽令碑內封爵先後同而字乃從花粧非華莊也又稱歸故丞相虞公溫彥博曾孫曦及攷

彥博傳曾孫曦尚涼國長公主伯陽傳尚仙源公主坐父稷誅流嶺表自殺然則公主固嫁薛伯陽再嫁温曦史遺曦而碑諱伯陽也　弇州山人稿

此蘇頲撰開元帝分書帝書潤色史惟則而此碑稍肥要之一變漢法者也公主碑名花粧史作華莊先封仙源嫁薛稷子伯陽伯陽坐父稷流嶺表再嫁温彥博曾孫曦史遺曦不書而碑諱不言伯陽　石墨鐫華

今在蒲城縣其文有云開元十二載八月辛丑薨於

京永嘉里第按唐書天寶三年正月丙辰朔改年為載而此在前二十年已云載矣盖文字中偶一用之後乃施之詔令符牒耳金石文字記

金剛經碑

王知敬正書

任君碑

碑在汾州府南門外二里文侯村任君名恭官至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國臨濟縣開國男貞觀十七年二

月辛夫人郭氏其文有曰未挂東都之冠先覆北墉之首按論語伯牛有疾注禮病者居北牖下仁山金氏曰牖字誤當作墉室中北墉而南牖墉墻也金石文字記

棲霞寺明徵君碑

正書　高宗御製　高正臣書　上元三年

舊唐書明崇儼傳累遷正諫大夫特令入閣供奉崇儼每因謁見輒假以神道頗陳時政得失帝深加允

納潤州棲霞寺是五代祖梁處士山賓故宅帝特為

製碑文親書於石論者榮之今按此碑高正臣書史

家以御製并訛為御書耳 金石文字記

上元縣攝山佛寺明徵君碑其文唐高宗御製書之

者高正臣也碑立於上元三年徵君者蕭梁處士山

賓寺其故宅高宗以山賓來孫崇儼入閣供奉特為

撰文勒之於石石至今猶完好 曝書亭集

右高宗御製高正臣書王知敬篆額碑陰有棲霞二

大字乃大中庚子歲立今碑乃景子此即米芾所謂手摩一丈玉讀盡上元記者書自聖教序中出極有風骨可愛蒼潤軒帖跋

封祀壇記

正書　武三思撰　薛曜書　登封元年

于志寧碑

正書　令狐德芬撰　子立政書　乾封元年

右唐于志寧碑以攷唐史列傳其徵時所歷官史多

不書今亦不復錄錄其尤著者碑云大業十年爲清
河縣長而傳云爲冠氏長碑云自中書侍郎遷兵部
郎中授蒲州刺史不赴後爲衛尉卿判太常卿事以
本官兼雍州别駕遷禮部尚書而史皆不載中云自
侍中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頃之兼太子
少卿遷太傅顯慶四年以老乞骸骨詔解僕射更拜
太子太師仍同三品今以碑攷之其初拜僕射也未
嘗領中書門下三品至罷僕射乃爲同中書門下叅

諫朝政皆史家之誤又按百官志唐初宰相有叅議朝政叅預朝政叅知政事其後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同平章事永淳中遂以平章事入銜而獨無叅謀朝政之名蓋惟見於此耳金石録

涼國公契苾明碑

正書　婁師德撰　殷玄祚書　今在咸陽縣

以武氏僭竊之年載亂賊蠢謫之字此㩀碑也收之當愛其字而忘其惡邪是不然扶餘高句麗等國隋

廣富强之世太宗英武之主思折服之而不能一得志者后能以夷狄歸順之才驅疲敝渙散之卒勝而敗敗而復勝卒疆理其地而歸之版圖雪千古之憤蓋其開創之略故能籠絡駕馭不恤不厭竟底於成立此碑所述平涼土又其小小者耳後世歷數一統之君問學雄傑之辟能闖其藩籬否其人固窮允極惡其略固可取也監古者取其略用之不勝於師蛛之網螳之斧乎況其有功之佐又烏可廢也 墨林快事

此碑立於先天元年十二月乃玄宗受禪之後而碑猶用武后字又明父何力史作何而此碑作河又其中特勤字再見皆特勒之訛按北史突厥傳大官有葉護次特勤通典同温公通鑑攷異曰諸書或作敕勤今從新舊二唐書迴紇傳依託高車臣屬特厥近謂之特勤無君長契苾何力傳父葛隋大業中繼為莫賀咄特勤隋書高祖紀突厥雍虞閭可汗遣其特勤來朝李崇傳突厥遣使謂崇曰若來降者封為特勤史傳中稱特勤者甚多此

乃作特勤又柳公權神策軍碑亦云大特勤嗢沒斯此皆書者之誤若其中有云玉質金相作葙鷹揚字前从木後从才又其小失也金石文字記

李靖上西岳書

世傳扶餘國事類若劍俠而衛公從之似以任縱自喜然攷其行事則動以禮法自約又若老書生此書豪武自將亦既放矣或疑其偽將其暴侮神羞求合於杳冥者乎亦當時憤激感慨豪氣未除而然耶劉

餗嘗言衛公訴神且請告以官位所至詞色抗厲後有聲曰僕射好去後果如言此書殆似或真有是邪將後人因此附益之乎餗在開元中其說似有據若可信也 廣川書跋

此好事者誣衛公而為之書詞可笑而劉餗言衛公訴神且請告以官位詞色抗厲後有聲曰僕射好去顧不見後果如言以此覩之真有是書耶又小說載公射獵行雨事殆異人不可以常理論也書三種潞

州者崇寧間刻滕縣者紹興間刻西岳廟則近刻筆亦遒逸王元美稱之當是潞州本滕縣者不及近刻又下矣 石墨鐫華

右唐李衛公布衣時上西岳書真跡蓋厭隋亂已極負濟世之志奮欲有為而咨之神明之辭也士重乎立志養氣衛公此書志已先定而氣蓋宇内矣是以卒能輔明主而建功業焉其書亦佳石刻在廣西余得之劉長吾僉事云 東里集

世傳李衛公未遇為文告西岳神意在取天下次則擇主而仕若微時預以帝王自許者然攷之史衛公初仕隋為殿内直長尋為馬邑丞唐高祖擊突厥衛公察其有非常志乃自鎖上急變新舊唐書所載略同可謂不知天命之尤者亦安得於未遇時逆知為唐佐命出入將相乎其事雖見李肇國史補而告文不知何人所作其云斬大王之頭焚其廟宇此豈衛公之言昧者從而刻之石按歐陽趙氏所録皆無之

蓋近代作偽者爲之真妄男子也

曝書亭集

金石文考畧卷七